

中華郵政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革命外交

第十二期

本刊革新特別啓事

本刊出版十期，深蒙海內讀者，熱烈歡迎；同人於此，益增奮感，決自本期起，對於內容外觀，力加革新，篇幅亦增至三十六頁，定價照舊，以答讀者愛護本刊之盛意。

本刊啓事一

對外問題爲今日中國之中心問題亦卽中國民族急求解放之緊要關頭。今後中國能否除廢一切不平等條約，就在今後外交能否發揮革命的精神。凡有關於外交問題之論著，譯述，及寓意圖畫，革命文藝，均極歡迎投稿，至本刊精神，完全公開，爲全國國民之公共言論機關。無論何項主張祇須不背本黨對外政策，及民族獨立之根本精神，均予登載。卽對於政府外交亦予事先批評之機會，惟以善意批評者爲限。

本刊啓事二

本刊志在公開，紛承海內學者，惠賜大著，至爲感荷。祇以篇幅有限，難免割愛，深望惠稿諸君鑒諒。

本刊啓事三

本刊投稿簡章，略有更改，統希惠稿諸君注意。

刊 週 交 外 命 革

第 十 二 期 目 錄

這一週

大可注意之蘇俄聯日策略

黎 悟

倫敦海縮會議後國人之自覺

齊 民

國際公法之改造

章淵若

解決華董案之根本問題

高 悟

英人擬以「廣九接軌」破「黃埔築港」之陰謀

靜 心

帝國主義之沒落與國民革命之國際問題

王桂五

日本對華之商務投資與吾國經濟的隱憂

金志城

南滿鐵道會社(專著)

環家珍

諷刺畫

振 流

東 歸(歐遊回想錄之一)

天 化

章淵若

這一週

○……………○
大可注意之蘇俄聯日策略

蘇俄自中東路問題發生以來，一方面挾其武力政策，以壓迫中國，一方面則極力聯絡日本，以求諒解。其根本目的，無非是想維持其既得權利，以圖赤化遠東政策之實現。近雖在莫斯科籌開中俄正式會議，以謀中東路問題之解決，然其對於既得權之維持態度，固始終未改；且聯日之策略，日益加緊，據最近天津確息：「駐日蘇俄通商代表齊卡柯夫受駐日大使拖羅耶那夫斯基之命，游說俄領水產組合代表堤清六氏，關於北海漁區問題，允予有利的解決為條件，設法使日政府阻止其對華支持說，一方則囑使東三省外國協會及其他反日帝國主義運動者之蠢動，而使日本及滿鐵在南北滿既得權之維持態度益致硬化，務令日本及蘇俄在華利害關係完全一致，最低程度，亦使日方對於此次中俄交涉取嚴守中立之態度。」吾人於此，可知蘇俄之用心矣。

蘇俄之霸佔東鐵，本為其多年來尋求海口之結果，蓋彼既西不能出波羅的海，南不能出地中海，於是只有東出之一途，而不得不霸佔中東路，以直達於海參威。故其對於中東路之既得權利，始終不肯放棄，此實蘇俄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本色也。但日本所夢想之大陸政策，亦係以我東三省為出發點，其不願蘇俄勢力之伸張，又為必然之事。故日本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態度，希望中國有以支持，此雖日本別有用心之企圖，然亦為其酸性作用之表現。蘇俄看到此點，知非犧牲相當利益，不足以轉變日本之態度。於是始有漁區問題之讓步表示。同時又見中國政府現方漸次解除一切束縛，與各國訂立雙方互尊主權之條約，深恐因此影響其在東鐵之既得權，於是更進一步，運用其挑撥手段，欲使國民政府與日英美法資本主義國家之關係，日趨惡化。務令國民政府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無援之地位，彼可逞其強暴，以維持其在華之既得權。觀其運動日本嚴守中

立之策略，即可知之。其用心之周密，手段之毒辣，可謂至矣！

日政府是否不陷於蘇俄之策術，吾人尙不得而知；惟我國外交當局，應對此事嚴加注意，一方面要打破日俄之聯絡，以分散蘇俄之力量；一方面要能運用國際之情勢，以爲我助，庶幾蘇俄之策略，無由實施，而中俄交涉之勝利，終歸吾國矣！

（絮悟）

○……此次英美法日意五大列強在倫敦所舉行之海軍限制會議，一共消耗九十二後國人之自覺

○……天的工夫，現在已經於四月二十二日晨宣告閉幕。世界各國人士都知道這次會議關於法意兩國在歐洲海軍問題均未能得到切實的解決和辦法，僅僅在英美日三國方面比較擬出來一個具體辦法。換言之，不曾由五強會議變成爲三國協定而已。

吾們要知道這一次會議的發起，本來是英美日作主體，就是他們的眼光完全集中在太平洋方面的海上霸權。所以當時輿論以爲這次會議的唯一難關是在美日兩國間相互之爭，就是爭的太平洋方面的商業權。尤其是以中國爲他

們列強心目中最好的商場。所以他們口頭上是爲保持國防上之安全，不能不在軍艦上的數量上彼此作勾心鬥角的盤算，各不相讓，各個存着氣吞對方氣概，所以會議中途幾乎有決裂之憂，實在無庸諱言。

現在真不料想從前大家所惴惴視爲惟一難關的問題，居然於本月二十二日宣告閉幕，竟能告一段落，並且皆能表示躊躇滿志的意思；日本濱口內閣極端表示歡迎贊美，英國首相麥克唐納且以宏朗之聲發言，極力表示這次大會似較華府大會和日內瓦大會進步多，而美國代表史汀生氏更表示滿意於得與太平洋對岸之良鄰制定海軍關係，並謂美國常以遠東之安全與進步爲希望，今後雙方友誼決可繼續發展，碧眼糾鬚者外交上詞令，畢竟不凡，他們所認爲滿意者，或者就在這一點。

但是吾們細想，太平洋方面被美日兩國所注目的不是中國麼？不是拿中國當爲他們極好角逐的商場麼？在歐戰以前中國的商業權，差不多是爲英帝國主義者所獨自操縱；歐戰以後，美日繼起，激勵製造，於是工商業遂得以突飛猛進，就以我國爲其貨物之消費地，商業上競爭的火焰

既然燃起，遂不得不互相競爭海權以爲後盾，所以在海軍方面互相競造大號戰艦，又因爲海軍競造不已，回顧國內財力既慮其不敷，戰禍又恐怕再起，於是在衝突點上籌謀所以限制的方法，所以有今回海軍縮制會議之發起。現在雖然對於戰艦上的限制似乎稍告一段落，但不能謂之澈底成功。因爲帝國主義者若不能把侵略和開拓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野心收回，若不能把經濟落後的國家作他們商品尾閥的策略取消，縱然開一個倫敦海縮會議不能弭止將來戰禍，就是開兩個三個以至一百個世界海軍限制大會，也是不能濟事的。現在於閉幕期中，各國代表表示滿心歡意，扣其實在心理，還是玩弄帝國主義者如何去侵略弱小民族的老把戲。掉過頭來卽以此次會議所限制造艦的金錢，反而用以補充國防上缺點。（見日本海長財部氏談話所載）試問海軍限制精神在那裏？將來太平洋戰爭是不是真能免掉呢

！所以這次倫敦海縮會議，實在是帝國主義者費用真實和平騙人的會議，不過彼此試探各國海軍真實的力量，回國後好再作補充式的打算而已。帝國主義者心理向來是陰謀的好險的，所以在閉幕時期，仍然濫唱高調，真是自欺欺人啊！

吾們於此益當確認此次大會之無望，更因爲自歐戰後各國經濟非常衰落的原故，他們越發以商業競爭爲其自救的計劃，所以此後當必更以遠東，特別是中國，爲彼等競爭運銷的場所。我國值此國民革命正在發展時期，又適逢金貴銀賤激盪潮流當中，對於此種重大壓迫之臨頭，應謀何術以示抵制？企圖有以自存之道，這是全國革命民衆所應自視爲本身的責任，決不能妄自附和隨着什麼五強或三強幾個巨頭虛偽的和平口吻爲轉移，而忘却自身的責任啊

高哲民 四月二十五日

國際公法之改造 (下)

章淵若

主權問題，在國際法上，也是一個爭執不已的問題。

有些人說，主權應受法律上之限制；應有領土的限制；應有人民的限制；還有什麼政治上的限制。還有一派人說，主權是不能受限制的，是絕對的。然而所謂絕對，所謂限制，都不能執一而論，毫無範圍；絕對有絕對的意義與程度；限制與壓迫亦不能混為一談。我們如果能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來觀察這個問題，那就可迎刃而解。

民族精神，是有根深蒂固的歷史因緣的，民族團體，是人羣社會中的一種順乎天理物性的共存共榮的自然單位組織。國家主權所以不可分，不可讓，不可拆，不可滅，是民族精神自然而偉大的作用使然的！在這一箇天經地義的原則上，所以中國民族，要求解放；要求獨立，自由，平等！然而，換一方面來說，民族主權與個人自由，有同樣的意義與作用；自由不是絕對的，是有制限的；在消極方面，應不妨害他人之自由，不妨害社會之共存與共榮；在積極方面，須極力發展其智德體的優性，完成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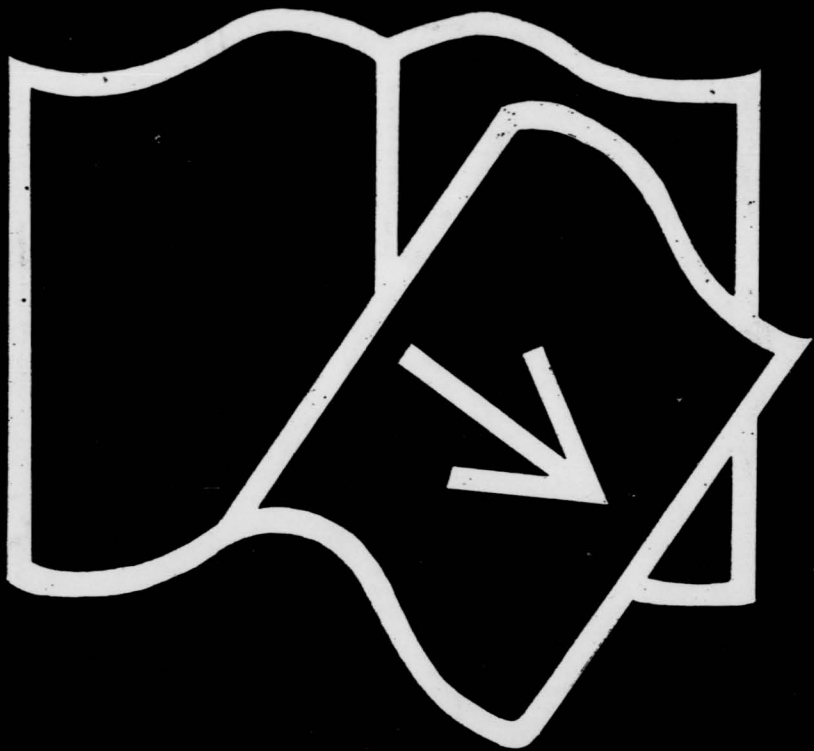
工合作的社會使命。民族主權，也是這樣：在消極方面，應不妨害其他民族之主權，不妨害國際社會之共存與共榮；在積極方面，須得發揚其民族固有之文化，扶助弱小民族之自強與獨立，完成其對於世界人羣應負的使命。在這一箇原則上，所以我們中國民族，既不能步武帝國主義者的後塵，祇想擴張侵略，好大喜功；亦不應師承國家主義者的故技，一唯堅甲利兵，忘記了一個民族在人類社會中共存共榮的原則，應盡的正當使命。所以，我們在自求解放的時候，在自求獨立平等的時候；便不應妨害其他民族之解放，獨立，與平等。

從這個主權問題，我們又連想到兩個重大問題。一是法權問題；一是稅權問題。一國的主權，祇能行於本國的領土；施諸本國的人民。主權一定要受這兩重制限，才不致擾亂國際社會的秩序，才不至妨害其他民族之發展。然而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制，就是兩種擾亂國際社會秩序，妨害民族共存共榮的越權違法的行為！這兩

種東西的弊害，讀者知之甚審，於此不必多述。我現在所要說的，這兩種都是很舊的制度，在現代國際生活之習慣上，也已不見；而且在國際法的原則上，更是違反，沒有根據；而祇是靠了強權的威迫，用條約規定的。這種既無法律根據，既無習慣可援的，違反國際社會秩序的東西，列強却仍是承認其有法律上的效力；而一般所謂精通國際法學的專家，也多方設詞維護它的存在。這種矛盾的極點的現象，豈是現代所謂「文明」的，「理智化」的國際社會中所應容忍的？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謂「戰時國際法」問題。戰時國際法，是根本不能成其爲「法」的。其理由可以簡單的說明如下：（一）就法律的意義來說：法律是維繫社會公平正直的合理秩序，人類共存共榮的行爲規範；戰爭則爲互相殺伐的大罪惡。（二）就法律本來的精神來講：法律是從萬物的本性裏，所得到的必然關係；然而戰爭，不是萬物應有之性，由此而生之法，也不是人羣間的必然關係。（三）就法律正當的功用來說：法律是維繫社會

生活的工具，是社會健康，和洽，安全，進化的要件。戰爭是妨害社會之健康，和洽，安全，進化的，而且是妨害得最利害不過的，我們如果再來加以法律的規定，豈非與以法律上之承認！這和用法律來規定「如何竊取」，「如何盜劫」，「如何暗殺」，「如何格鬥」，豈非一樣的萬無此理！（四）再就戰時的實際效力來說：在過去列國戰役史中，各國都是明目張胆的，毫無顧忌的破壞戰時國際法，或者還可以說，從來沒有一國肯規矩矩遵守戰時國際法的。因爲戰爭，根本就是一種鐵面無情，無法無天的行爲。如果大家果能守法依理，講究公道，稍顧正義，就根本不會有戰爭之發生。到了戰事發生了，法律，道義，都已不留餘地的破壞了，再來對他們講什麼法，根本就是與虎謀皮。而其最大的缺點和危險，反而對於各國的戰爭，加上一層法律上的承認，加上一層法律上的保障！所以戰時國際法，祇是一種列強對外侵略，同時又可用爲掩飾自己罪惡的工具，一個正真明乎法意的學者，根本應當不准它來侵佔國際公法的領域！



缺 7 — 10 页

解決華董案之根本問題

靜心

我嘗謂僅僅解決枝節問題而捨棄根本政策，此乃敷衍外交，不澈底之外交。此次納稅西人會否決增加華董一案，交涉行將開始，故再提出以爲外交當局及國人告。

我人以爲增加華董案萬一經納稅西人會同意而實行，從西人方面看去乃出於彼方之善意容許，華董之命運操諸納稅西人會之手，仍無法律上之地位，我人不特不能滿意，且將引以爲恥。

上海租界華人努力爲此案之爭持或出於地方情勢之要求，但外交當局應通盤籌算，根據以往中國人民爲租界問題奮鬥之歷史，更鑒於滬案滬廟交涉之失敗，亟宜改變從前敷衍的枝節的交涉，本總理手定之外交政策與其大無畏精神，謀進一步之解決。

租界者何？外人之居留地也。條約雖許外人居留某埠某地，而其領土主權仍屬我國，華人之居住租界者乃當然的固有的權利，外人之居住權利不過經中國之承認與容許而已。是租界上中國人與外國人至少應有同等之參政權。

此項原則在一八六三年北京外交團經美使 (Burlingame) 之動議已開其端，巴黎和會中國提出希望條件說帖一件，內分七則，此點列爲第六，民國十四年五卅案發生，我國以之列入向外交團提出之解決條件。現時工部局華董之產生雖根據於一九二六年四月間納稅西人常會之決議，然我人決不能認爲此租界市政問題業已解決。普通憲政原理，以人數爲選舉標準，則租界上人口華人實佔百分之九十六，西人僅佔百分之四。退一步言，以納稅多寡爲標準，則華人爲百分之五十五，西人爲百分之四十五，按照此比例，如西人董事佔九席，則華人應佔十一席。今則華董僅佔三席，相去甚遠。

夫以比例爲言而爭董事席數，外交當局固無此勇氣，而從革命立場，或法理立論，尙認爲不過枝節問題。何者？華董之產出係根據納稅華人會，試問納稅華人在法律上地位若何？是否可與納稅西人會相比擬？此次納稅西人會竟有否決納稅華人會提案之權，我人始恍然大悟，納稅

華人會之性質尙未經西人認爲有法律上之地位也。彼西人以爲洋涇濱章程乃上海租界之憲章，該章程第十五款之納稅人會，第十九款董事及選舉人之資格，並無華人字樣。如以此洋涇濱章程爲根據，宜華董之無席可佔矣！

洋涇濱章程者純粹西人之法律，華人未經參與訂定手續，然租界既爲中國領土，租界人口既多爲中國人，試問居住中國領土之中國人將永受西人法律之支配乎？故收回租界爲今後之根本策略。廢除洋涇濱章程，而由全體市民（不分中外）共同改訂一新章程以資適用，乃爲退一步之策略。容忍租界制度乃喪失我國領土權之完整；容忍洋涇濱章程，乃喪失我國行政權之完整，容忍洋涇濱章程附則，

乃喪失我國司法權之完整。總理爲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大聲疾呼，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及租借地，蓋洞澈中外不平等之癥結，而歸納此對外之根本策略，此根本策略乃摒却枝節之討論，求整個兒的解決，此則外交當局亟宜猛省者也！

然此洋涇濱章程於本年二月間之上海租界中國法院協定，竟以第二條明白割切承認其適用，並承認其繼續適用於租界及租界之中國法院（參考該項協定英文原本及其他附件），無怪西人之根據此項章程，拒絕華董更振振有詞焉。噫！

洋涇濱章程之不能變更，尙何收回租界之可言。噫！

英人擬以「廣九接軌」破「黃埔築港」問題之討論

王桂五

廣州位於廣州河汊之項，此河汊由西江北江東江三河

流會合而成，全面積有三千英方里，爲中國最肥饒之沖積土壤，是以在機器時代以前，廣州即以東亞實業中心著名；但際茲「大船時代」，廣州却是有些因珠江水淺，較諸最優之港，大有望塵莫及之勢，蓋自現在所謂港之等級視之：

- (一) 一等港——三十呎以上
- (二) 二等港——二十呎以上
- (三) 三等港——十呎以上

而廣州之水深則只爲十四呎，那自應是位於三等港了。同時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香港割於英國以後，英人積極的整頓，結果是香港變爲英帝國倫敦利物浦以外之第三商港，亦即東亞之第一大商港也。如此一來，則有歷史之廣州與新進之香港，其間之關係竟像奴隸之於主人也。以上所述，乃廣州昔盛今衰之原因，追思之餘，曷勝慨惜！

現在吾人着急之要務，卽是「黃埔築港」，以抵制英

帝國之香港，此亦 總理之遺訓也。所謂「黃埔築港」，乃欲改良廣州爲一世界商港。含有兩種工作，卽：

- (一) 深濬河流——卽濬導黃埔廣州間三十里之珠江；
- (二) 建築商埠——在此三十里之區域使變爲極繁華之工商業區域，且可爲中國南部之唯一門戶。

將來新建之廣州市，應跨有黃埔與佛山，而界之以車賣廠台(Meadow Port)及沙面水路，此水以東一段地方，應發展之以爲商業地段，其西一段，則以爲工廠地段，而此工廠一區，又應開小運河以與花地及佛山水道通連，則每一工廠均可得有廉價運送之便利也。至於商業地段，亦應副之以應潮高下之碼頭，與現代設備及倉庫也。

惟有一事，吾人不可抱大樂觀者，卽是所謂濬河，亦只能使水深至二十四呎，而僅得列爲二等港也；但以世界港論之，廣州實居於最便利之地位，既已位於三江會流一點；又在海洋航運之起點，所以既爲中國南方水運之中軸，又爲海洋交通之樞紐也。如使粵漢鐵道，或 總理之西

南鐵道系統完成，則以其運輸便利論，廣州之重要，將與中國北方東方兩大港相伴矣！且廣州之水深，雖將來只爲二十四呎，但一般輪船尙可駛進之，如此則上海廣州間之交通，即可不經香港，而經濟可以完全獨立矣！

「黃埔築港」之費用，大約需款二千萬元，其中半由國民政府出之，半由該省人民之投資出之。

先是革命軍於北伐以前曾因是而發行一千萬元之築港公債票；但以北伐需款孔急，乃暫行停止。迄至現在，國府仍以國家多故無餘力以築之，此「黃埔築港」之過去歷史也。

最近國府擬以英國庚子賠款三分之二，築粵漢及隴海兩鐵道，而所餘的三分之一，（亦即一千五百萬元）將施於「黃埔築港」，國民聞之，孰不引領而望其早日實現也；不料英帝國雖允許之，但有提出極嚴重之條件，以相阻撓。條件者何？即「廣九接軌」也。

何爲「廣九接軌」？——本來廣九鐵道之車站，在長堤之東邊；而粵漢鐵道之車站在長堤之西邊，二者是不相連

的，此次英人則要求將此二路接軌收聯運之便利，以外表論之，伊只要求修築九哩之短鐵道以啣接那不相連續之兩個大鐵道，似乎無甚大關係；然實際論之，此九哩之短鐵道，假如成功，則舉所謂縱貫黑龍江流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數千哩之大鐵道，就完全犧牲了。蓋因內地之大宗物產，由粵漢鐵道，固可直達廣州，然亦更可再達香港，是以中國縱貫大鐵道之終點，既可說是廣州，也可說是香港了，結果可使廣州香港得平均之發展。（精確言之，香港係一秦東泰西之轉口口岸，而廣州則只爲一中國南部之集散中心，廣州又那能及香港呢？）果然如此，那不是和我們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嗎？英人之居心，是何等之陰險呀！

我們既明利害，當以最大的決心，促「黃埔築港」之實現；反對「廣九接軌」之成功！這個問題，我認爲是非常重要，深望外交當局，全國民衆，注意及之！

一九三〇，四，廿四，於中大。

帝國主義的沒落與國民革命的國際問題(下)

金志城

英國，乃各帝國主義的先進，侵略中國亦比任何帝國主義爲最早；不僅曾掌握中國的關稅鹽稅鐵路實權以操縱經濟，並以捷足先登而占有優勝的市場，且因緬甸印度與中國接壤而蠶食我疆土。故其對華政策，不獨與美國以後來之故而必須打破已定的勢力範圍而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而加以反對；乃與日本聯盟而欲保持其東方商業市場而又爲日本商業所壓迫的煩悶，憤而拋棄同盟而築新嘉坡軍港以爲對日的示威。但一方面又于鐵路及財政之已有的基礎而唱國際共管以調濟各國在華的衝突，而鞏固或擴大其特殊權利，或貫徹其保守政策，又與美以新銀團爲國際共管的基礎而剝奪其鐵路財政的管理權的衝突而終難實現。各國爲窺伺中國鉅大的富庫而着着爲太平洋戰爭的準備，更與英國以保守政策極大的不安。况因歐戰而萎靡的英國，不僅於東方政策受日美的壓迫而動搖；各弱小民族一致興起而謀獨立運動，與其帝國主義已將沒落莫大的暗示。英帝國主義向有雄霸海上的尊榮，「國旗無落日」的殖

民地，然近以世界市場及原料的衰落，較美以後起而現向無原料缺乏或生產過剩而不能運銷的憂慮更爲急切而思爲最後的掙撐以求東方政策的新發展；也在苦悶與疑慮中，似較任何帝國主義爲急切。蠶食我演邊的陰謀，以及最近尼泊爾進兵西藏的計劃，就是一個明白的證據。軍艦的擴充，新嘉坡築港，更可知其對於太平洋風聲中早已預備着參加合演的一員。然觀此則可知英國既無與日或美連合的可能，而又必非取不過問態度，自私的獨占的對華政策，與日或美初無異致。惟將來竟連美以抗日，或連日以對美，這種配角式的變化如何，尙非今日可預料。

然英美日對華侵略的目的，各以其資本帝國主義的結果，均爲經濟的利益，原料的奪取。惟日本以人口的剩餘，地力生產的薄弱，地震的危懼；而侵佔土地的殖民政策，似較英美有不同的作用而急切。故日本對華侵略，將來不僅與已過極盛時期而爲保守政策的英國不同，即與新興而遠隔重洋的美國亦異；因其事實的關係而與各帝國主義

取公開的侵略外，尤不惜以最殘酷而毒辣的陰謀以危害我中華民族的繁榮！帝國主義者各因其事實的矛盾而陷於沒落時期而尚有最後的掙扎，無論其在華各為其私而獨占的野心的衝突如何；非至帝國主義完全絕滅以後，若欲希望公理和平的世界，無異于癡人說夢，則可為預斷。然資本帝國主義者之因事實的環境而羣心僥倖於中國已如前述的分解而可知其因果的梗概。尙有以打倒帝國主義而解放人類平等為號召的蘇俄；其對華侵略的陰謀，則一反資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方式，而為宣傳亦化以鯨吞整個中國的企圖。其陰謀的毒辣，實有甚於資本帝國主義者！

蘇俄，以全國民衆而試驗共產主義失敗所引起的國內危機及民衆所受的痛苦已為世界人士所深惜，而成知馬克斯的空泛理論的錯誤，不切實際的效用。可是蘇俄試行共產失敗而改用新經濟政策後，共產黨人以建設共產主義的國際社會而不與資本主義國家往來的理想雖然不能堅持到底而有一九二二年首先與德國訂拉巴羅條約，繼與捷克，瑞典，諾威等妥協，一九二四年與中國訂中俄協定。但以第三國際謀世界革命的企圖，並不因其試驗失敗而停頓。

換言之，共產黨人不僅陷蘇俄人民於水深火熱而不惜，猶思陷全人類於水深火熱而後快！我國既與蘇俄接壤，又受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連年軍閥的內亂的機會，一九一九年接濟陳獨秀二十萬囑其組織中國共產黨而為其對華宣傳亦化的工具以後，不僅蘇俄在華商業機關為宣傳亦化的大本營，即其駐華的公使館及各地的領事館莫不為共產黨徒的棲匿所；姑不論一九二三年的侵略外蒙的狡猾，去年中東路問題的殘忍毒辣的壓迫所受的犧牲，各地暴動的損失，而其滿蒙政策的急進，與亦化中國為實現世界革命開始的政策；我國民革命應早為打倒赤色帝國主義不防其亦化運動的蔓延。倘蘇俄與我國民革命不同的立場，所抱亦化世界的野心，而以對外侵略為靈魂的第三國際的空虛，已為各弱小民族所察破而失信仰；與各資本帝國主義，既處於敵對地位而又必難聯絡；也與我國民革命打倒赤色帝國主義而完成革命事業的良好機會！

綜看上述，可知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野心，因事實的因果關係只有日益加甚，並非以公理的裁判而使其自動撤消帝國主義的政策；帝國主義者對華所掠奪特殊權利亦

恐非以和平談判而能收回。環伺中國的各帝國主義，不僅赤白帝國主義的處於相反而敵對的不能聯合，即資本帝國主義各懷獨占的野心和利益衝突戰爭的循環性，據尼林氏在舊金山演講「第一次大戰」斷定的基點；（1）工業特異的進展；（2）市場原料的競爭；（3）為保護本國的商務，必為軍備的大擴張；（4）因為競爭的結果，某一國失敗了，欲恢復他的地位，戰爭自然是意中事。且競爭最烈的英美，美國在戰後資本主義的雄飛特進，不但在遠東中國而且在中亞，南美，加拿大，埃及，近東無處不反照英國商務的衰落。英國爲了這新起的勁敵，就攪着國聯與美對抗。英美或日美一旦發生戰事，必同時引起世界的戰爭，並將牽動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決鬥。因此無論此次倫敦五強會議的結果而或可得到暫時的和平，但無論如何而不能得到長久和平的可能則可以預斷。將來保持世界永久和平的惟有三民主義革命的成功，帝國主義的崩壞，亦有待於我國民革命連合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共起而摧毀！

我國民革命，不僅謀中華民族的解放，亦爲世界被壓迫民族謀自由。且我三民主義的國家，既打倒資本帝國主

義，又打倒赤色帝國主義，扶弱抑強，乃本黨革命宗旨。近來被壓迫民族如朝鮮，印度，越南，菲律賓，埃及等已如春夢一般的驚醒，起而向帝國主義者進攻。其興起之始，因為受中國革命的影響，已起之後，則甚望我民族主義的革命精神而有適當的指導或援助。可是我國民革命以國內的叛逆尙未完全肅清，援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亦未定有辦法，而帝國主義所操縱的國際聯盟，乃爲宰割各弱小民族的分贓機關，以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壓迫階級的組合；第三國際，則假借代表農工利益，鼓吹無國界無民族的階級鬥爭，高揭世界革命的旗幟，對抗帝國主義者的組合。帝國主義者爲公理人道的大敵固不容其存在；第三國際所擁倒因爲呆的共產理論，更爲世界人士所視爲洪水猛獸。今後國際間政治趨勢，革命運動，惟有三民主義爲世界所宗仰！可是帝國主義之有國際聯盟，共產黨人之有第三國際，莫不利用國際組合的力量而發展其政策，何其最爲世界所宗仰而最完善的三民主義獨無國際的組織，

總理遺囑云：「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已明白而扼要的說出，國際組合的重要與不容緩！而且帝國主

義間之因矛盾的衝突決無聯合對華的可能已如前述；我們更應急謀組織三民主義的國際，以充實革命力量，促帝國

主義的壽命，以求取消平等條約，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早日實現世界大同之目的！

（此處為模糊不清之文字，內容難以辨識）

（此處為模糊不清之文字，內容難以辨識）

日本對華之商務投資與吾國經濟的隱憂

環家珍

日本帝國主義者因與中國接壤，歷來在外交上多所往

還，故其間關係之密切，非其他列強所可比擬；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存心的陰險叵測，侵略手段的巧妙，亦非其他任何帝國主義者所可望其項背。近來更藉親善之名，而行其侵略之實，關於滿蒙之積極經營，移民政策之推行，經濟投資的源源不絕，均足以爲中國腹心之禍，再不容我們忽視了；現在且把日本對華經濟侵略中之商務投資，略爲紹介，藉以促國人之注意，籌抵制之方策！本文取材，大都係參攷遠東時報 *Far Eastern Review* 十六號中的日本對華之投資一文。

就日本對華的經濟侵略說，因其與中國有深切的地理和歷史的關係，故其在中國的商業活動的範圍，是非常廣大，而商務投資的種類，也是非常龐雜，關於其商業活動的範圍及商務投資的種類，後面有較詳盡的敘述，及簡明的圖表，很可以給我們一個粗枝大葉的概念；現在於未曾條分縷析說明之先，且把日本對華商務投資的概況，列一

簡表於後，以清眉目。

(表一) 日本對華商務投資概況，

項 目 投資額，(以元爲單位)

普通商業投資 一六二, 八六〇, 〇〇〇

製造業投資 一四四, 九四一, 〇〇〇

銀行及信託事業投資 二五六, 三三二, 〇〇〇

鐵路，運輸，棧業投資 六五〇, 一五二, 〇〇〇

土木工程建造投資 三一, 七〇八, 〇〇〇

農牧，鑛產森林投資 二〇六, 六九五, 〇〇〇

電氣煤汽業投資 四七, 二一一, 〇〇〇

紡織業投資 二五〇, 六四五, 〇〇〇

海產物業投資 一, 八一〇, 〇〇〇

其他 五六, 八〇〇, 〇〇〇

總計 一, 八〇九, 一五四, 〇〇〇

上列投資諸項中，尤以鐵道業，紡織業，金融機關，製造業及採鑛業爲最要，茲列述各種重要投資狀況如下：

(一) 鐵道運輸棧業投資 所謂日本在華之鐵道投資，當然指南滿鐵道而言，南滿鐵道，為南滿鐵道公司所經營，該公司投放鐵道事業之資本金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鐵路輔業投資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又私家經營之轉運公司及棧業投資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 紡織業投資 紡織業投資之鉅，僅少亞於鐵道事業之投資，紡織業之工廠多設於上海，青島，滿洲，漢口等處，合各地紡織廠所有之紡錘錠數，超過一百五十萬以上，織布機達一〇，八四八架之多，投資共數如前表所述。

(三) 金融業投資 日本在中國或其本國設立銀行，經營中國投資事業，因如此之目的而設立之銀行，數量不在少數，其中之較大者，亦在十個以上；茲將其資本額及設立年限列表如次：

銀行名	資本數(單位元)	設立地點	設立年限
橫濱正金銀行	100,000,000	橫濱(日本)	一八九九
朝鮮銀行	40,000,000	開義(朝鮮)	一九〇〇

日本實業銀行 50,000,000 東京(日本) 一九〇二
 東亞實業銀行 20,000,000 東京(日本) 一九〇九
 東方開發公司 50,000,000 東京(日本) 一九〇八
 中國交通銀行 20,000,000 北京(中國) 一九一八
 其他如台灣銀行，日本銀行團，中日實業開發公司等均以經營中國商務上之投資為目的，其為害於中國之金融秩序，不堪設想！

(四) 製造事業 製造事業之投資名目繁多，而其發達地點，亦不一致，其重要者為木材業，榨油業，煙草業，陶器業，火柴業，煉糖業等項，分述如次：

(1) 木材業 該業之中心地點為鴨綠江下游之安東，及北滿之高原地帶，其投資額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2) 榨油業 奉天之大連，為該業之中心，其餘滿洲各處，亦有較少之投資，其投資總額約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3) 煙草業 該業製造廠設立於營口天津各地，其原料率用中國出產之煙葉，該業於一九〇六年起，即開

始活動，其投資數量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4) 陶器業 最大之陶器公司為大連陶器製造公司，製造燒磚，屋瓦，玻璃品等物的公司，數量很多，在上海，則有一玻璃製造廠，統計該項投資，約有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5) 煉糖業 煉糖公司，設於滿洲及上海等處，投資數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6) 火柴業 安全火柴製造廠，設置頗多，如青島，天津，吉林等地皆有之，投資額為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除上述數種製造業外，其他製造業項目亦頗繁，如造紙業，製冰業，製酒業，顏料業，肥料製造業，機器製造業等都在其列。

(五) 採礦業 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獲得採礦權，於南滿一帶，投資最多，大概為煤，鐵，石油等礦產物。其他於漢冶萍公司及山東均有投資，而於礦產之開採，大都供其本國及中國之銷用。該項投資計達一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云。

最後，將日本在中國各省投資數，依次列表於後，可推見日本在中國經濟勢力之一斑：

(表三) 日本在中國各省之商業投資數，(以千圓

為單位)

省別	投資額	省別	投資額
遼甯	一，一五二，四四二	廣東	七，八五八
江蘇	二，七四，一八〇	福建	七，〇〇六
山東	一，四〇，九七四	安徽	四八六
吉林	一〇二，五八九	四川	一八八
河北	四三，五〇一	廣西	一二七
湖北	四〇，五四三	浙江	八六
黑龍江	三九，〇九九	雲南	七五
總計	一，八〇九，一五四		

觀上述種種情形，大足以看出日本在華經濟勢力之雄偉；循此以往，中國將變為列強——尤其是日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奴隸。我們要免除將來之隱憂，只有在目前努力於兩種事業，一種謀以革命精神，取消外國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及一切特權；第二謀本國實業之振興，商業之發展

這兩種事業之積極進行，足以使中國從根本上解放，求一得經濟上自由平等之地位！

四，三，南京

代 郵

僊子，李興西，袁著，拯弱，吳蘇，馬子華，萬千，高梧，郭法順，夏舜嘉，伯龍，冷亮諸先生：四月份稿費已結算清楚，請即攜帶圖章，來本部總務科領取爲要。

編者謹啓

南滿鐵道會社 (專著)

振流

南滿鐵路及其支線

南滿鐵道會社，所直接經營的鐵路，合幹線和支線共

長為六百九十四又八哩，現列表如下：

1, 大連至長春的幹線	438.5哩
2, 安東至遼寧幹線	161.7哩
3, 周水子至旅順支線	31.6哩
4, 營口至大石橋支線	13.9哩
5, 煙台至煙台煤礦支線	9.7哩
6, 撫順線由蘇家屯至撫順	32.9哩
7, 潭輪聯絡線(潭河至輪材台)	2.5哩
8, 盤兒屯線(盤兒至千金屯)	4.0哩
合計	604.8哩

南滿鐵道原為東清鐵道，大連到長春間之一段，長共四百三十八哩半。若據中俄兩國原來協定自全線開車之日起，以八十年為期。限滿之日，所有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全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價。又從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

，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價收回。查東清路全線通車，是一九零三年，到了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中國有權給價收回。到一九八三年(民國七十二年)可無條件無代價收回。日本繼承俄國的權利後，又因二十一條的關係，延三十六年為九十九年，得備價收回。無條件收回的問題更是談不到了。

次長於南滿路者，為安奉鐵路，長一百六十一哩有七。安奉鐵路，原為日俄戰爭時，日本所築之軍用輕便鐵道，建築之初，也未得中國同意。戰事終了之後，在中日滿洲善後條約附約條款中載有安東至奉天之鐵道，由日本經營，辦法由兩國共同商議。誰知日本擅自建築，並未同中國會商。那時東省總督錫良，曾阻止築路進行，日本一方命南滿鐵道會社自由行動，一方預備作戰相恫嚇。中國屈服了，照了日本的支配，締結安奉鐵路條約。約成，日本工事進行極速。開始於一九零九年八月，完成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共兩年零三月。但該路工程非常堅巨，在短

短的一百六十一哩之鐵路中，掘隧道二十四，架橋二百零五座，築暗渠二百零三，共費改築洋二千五百萬。此路至今爲單軌。安東與朝鮮之新義州隔鴨綠江而對峙，今日人建築鐵橋，以彼此聯絡。現在由朝鮮之新義州，可直達遼甯。國防既失，邊事益形複雜，前途不堪問了！

安奉鐵路，原訂約爲十五年，即到民國十二年，中國可備價收回。後來因爲二十一條關係，又展期到十九年，照時計算，那就要到民九十六年，才得由中國收回。

南滿鐵路，原爲俄國式的寬規。自滿鐵會社經營南滿路後，開始全部改建四尺八寸半的標準軌。旅順大連支線，於一九零七年十二月首先完成。南滿幹線，於一九零八年四月三十日全部完成。營口旅順支線於同年五月三十日完成。大連至長春計長二百三十八又三分之一哩建築雙軌，於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完成。蘇家屯至遼甯間之十哩，開工於一九一五年，完成於一九一八年。再由遼甯向北至長春之雙軌，開工於一九一九年，現在快完成了。鐵軌亦漸次改換，初以八十磅之路軌代替俄國舊用之六十五磅鐵軌。繼以一百磅的，代替八十磅的。枕木十之八九

多重行換過。所用車輛，全爲新造的美國式，現有車輛，列表如下：

車名	1908年車數	1928年車數
貨車	202	441
客車	104	486
計	2181	7260
總計	2487	8183

由上列表格，在二十一年中，車輛數目增加三倍有餘。現在我們再來看南滿鐵道營業狀況，在這二十一年中亦有長足的進步，乘客來往者，增加五倍，貨車載重噸數，增加十二倍。乘客方面，增加的五倍，全爲三等車客人，頭二等客人，逐年有遞減之勢，至於有臥車膳食車及遠路車的國際特別快車，每年是入不敷出。貨車方面載重噸數的增加，一方是因本公司煤礦的運輸，一方是因南滿農產物的大量生產，特別是豆類，大半由南滿鐵路運輸。

下列二表說明貨車和客車貿易的增加情形。

種 目	貨 車 載 重 噸 數	
	1907—8	1927—8
煤	165521	8830593
豆	202867	2696405
豆	637773	423915
高		895425
麥	12412	428135
麥	73847	207775
其 他 穀 類	—	601703
木 材 產 物	—	463603
礦 產	47012	393493
鹽	852469	193308
其 他		3293421
總 計	1491859	18427775

上表為二十一年來貨車載重噸數的增加，下表是關於乘客方面十的增加，同時可以看出頭二三等乘客的消長。

乘 客	1907—8	1927—8
頭 等	39152	13275
二 等	925493	157724
三 等	547286	8029090

南滿鐵道會社，現在直接經營之路線：共長為六百九十四哩有八，截至一九二八經濟年度為止，計投入資本總數為二三九五一七九二六洋。每年的總收入，為一一三二四四一八〇洋。支出為四五又三五八三五洋。所得純利為六八〇〇八三四五洋。若以每哩計算，則每哩收入的記錄，一方可以見得南滿鐵路營業的發達，一方可以證明剝削的能力，和侵略的成效。

南滿鐵道在國際交通上，也佔有重大的作用。日本自一九一一年，在鴨綠江上建築鐵橋，聯絡鮮滿交通以後，由日本之東京，可直達倫敦。即由日本之東京，乘日本國有鐵路至馬關，(Shimonoseki)渡日本海峽，而至朝鮮釜山，舍舟換車，至朝鮮之新義州，經鴨綠江鐵橋，而至安東，由安奉鐵路至奉天，再至長春，改乘中東路車，出滿洲

里，入俄之西伯利亞鐵道，直趨列寧格勒而至倫敦。所費既省，時間又短，計自東京至倫敦，舟車費爲五百三十洋，計時共十六天。若由東京趁海輪經美國，而至倫敦，則爲時三十天，所費一千一百洋。由上海至倫敦，經南滿鐵道，爲時十六日，所費爲六百洋。若由上海趁輪，經蘇彝士，則需時四十一日，費洋一千零五十元。由此可以證明南滿鐵路，在國際交通上的作用。

南滿鐵道的大概情形，約如上述。還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由大連至長春，全築雙軌，此不獨平時

便利乘客和運輸，一旦滿蒙有事，在軍事上大有作用。第二自鴨綠江上鐵橋架設以來，由朝鮮可直達遼甯，中國國防全失，門戶洞開。第三日本經營南滿鐵道，發展迅速，設備完全，客車貨車數量之增加，營業之發達，可與路政腐敗，車輛日少，設備因陋就簡的中國鐵路，作一鑒鏡。第四南滿鐵道每年收入非常的巨款，取出一部經營其他文化教育侵略的事業，來比較中國大部分自辦之鐵路，常有入不敷出的現象，又可作一對比。（待續）



這樣就能制服牠嗎？

東歸（續）

章淵若

——歐遊回想錄之一——

第一章

△歸祖國，巴黎別舊雨；

△赴馬賽，瑞士訪名勝。

離開這里沿着湖邊向西走，有一對外國夫婦笑容可掬的迎上前來，操着法語指着一所大廈問我：「先生，那所房是什麼東西？」，我帶着抱歉的神情說：「不知道，我剛從那裏來，那所房還未完工，不知是什麼機關，不過再往東走幾步，就是國際勞工會。」說完了，我再補充一句：「我是剛剛到了這裏尚未滿一天的旅客」，表示我剛才所以不能答覆的原因。他便問我，「你從那裏來？」我說：「從巴黎來，還是今天朝晨到的。」我又反問他：「你大概也是旅客吧？從何處來？」他說從德國來。我因為離開德國沒有多久，想乘機實習我臨時學會的幾句德文，便和他用德語談話，但是我的德文不能暢所欲言，他操法語也

不甚流利；結果我們便用英語談話，談的是關於我們東方的事情。在談話中，他曾對我屢次的誇張，說他有一個朋友，曾在中國做過海關督辦，我聽了便發生兩種感想：一是他們西洋人也是喜歡搬出兩個官銜來自相誇耀；一是我們中國領土內，為什麼會被外人來喧賓奪主。一般西洋人，對於我們中國民族的實際情形很隔膜，他們不懂我們的歷史，祇懂得一些神話或傳說，所以他們普通人民對於我們中國，往往分成兩種態度；一種人把我們中國看得和天堂一樣，以為我們中國人都帶有一種神祕性，羨慕我們一個個都是上帝；還有一派人則把我們中國看做一個極野蠻的地方，把我們當作一種半開化民族，把我們厭惡得非常。其實，他們的羨慕，他們的厭惡，都是主觀的，不是客觀的；換句話說，都是沒有先把我們真實的情形認識清楚，祇是感情上所起的一種誤會。從近世交通發展以後，我們中國人到外國的漸多，懂他們外國情形的也漸多了，而他們對我們的成見，仍未去除。所以英國的 *Wells* 說，西洋人懂中國情形者，決不如中國人懂西洋情形者清楚。確是實情，這也不能全怪西洋人，而尤須我們努力對外宣傳。

。這位德國人和我談得也很高興，問長問短，我也就乘此機會，對他大做宣傳工作。他對於我的一片談話，也很感興趣，雖是素不相識，萍水相逢，在我們握手道別的時候，彼此彷彿覺得有依依不捨的情緒。

此時午日當空，溫度大增，我經過了半天的奔跑，又沒有吃朝餐，已覺十分飢餓，就回到大街去找尋飯館，解決我的午飯問題。日內瓦是一個遊客麇集的地方，市價抬得很高。本來在瑞士的財政上，每年旅客的消費，也是一大筆收入。可見一個民族，如果要想在國際間競爭，必有其種種圖存的方法，祇有我們這個貧弱的民族，非但自己不會謀生，而每年還要進口大批不需要的奢侈品！我找來找去，祇想找一另平民式的飯館，但是一般的飯館規模都很大，而且門口都沒有貼出菜單和價格，這是在歐洲住慣的人，都知道凡是不在門口標出價格的，都是很貴的，我祇是「可望而不可進」——轉到一條支路上，路底有一個規模較小的飯館，門口有菜單，開的價目是三個半法郎。這在日內瓦大概算是便宜的了，但是折合法幣，已有十七個半法郎，合國幣為一元六角幾分，當然已不便宜。我想

飯不能不吃，便推進門去，裏面清悄悄的一個顧客也沒有，一個女招待在食堂裏等着，她看到我進去，好像帶幾分羞態，很不自然的問我：「日安，午餐嗎？」我也被他這種不自然的問句問得很不自在，莫明其妙的答了一個「是」字，倉皇皇的找定一個坐位。她走近身旁，把菜單給我，請我選菜。第一道我選的湯；第二道我選的意大利麵；以下是豬排，奶餅和水菓是指定的。店主是一個三十幾歲的男子，對我東方人招呼尚客氣；但是他對於雇員的威嚴很足，旁邊一張桌上，不知少放了一樣什麼東西，他威怒不可抑，對那個女招待責問：「爲什麼不放那東西？」女的很驚恐的立刻回說：「放！要放啦！立刻要放啦！」店主更怒了，拍着桌子說：「放，放，放在那裏了呢？」女的祇是面紅耳赤，不敢做聲。我此時便很爲抱不平的想：「顧客既沒有來，何必責之太嚴呢？」那個女招待，身材很瘦小，頭髮黑色，頗帶些中國女子的神氣，我看到這同種人的像徵；對她的同情心，似乎格外增加，吃完了飯，我順便利用桌子寫了幾張畫片，寄給德，比，法的朋友。離開飯館的時候，那位女招待要替我披上大衣；我



盧 梭 墩

駭得十分的惶恐，因為我的大衣的裏子已經破爛不堪，怕被人看了好笑，連忙阻止她說：「不，外面太陽很暖，此時用不到大衣，是嗎？」我夾着大衣出門，她在門口和我說了一聲：「再見！」但是她那知我是一個萬里遠征的過客，不知何時再見啊！

我到郵局把畫片發出以後，便慢步重到雪山橋的原址。在這裏有一個湖心亭式的小島，就是盧梭墩 *Le Rousseau*。我徘徊流連，不願離去。這是受了盧梭學術盛名之感召。其實這個墩上，並沒有什麼特別東西，值得流連，面積很小，直徑不過二三丈，中間是盧梭的像，周回放了幾張椅子。我所流連的，當然不是在它表面上的秀美；而是在紀念它精神的偉大。我對着盧梭之像，感懷今古。念天地之悠悠；悲此身之渺渺，將來深願閉戶山間，著書終老，以爲我生命與精神之寄託，而對人類盡其百年千秋不朽偉大之貢獻！

從這裏穿過九曲橋，便到了湖的南岸，再向西南行，在路上碰着一位來了公事包的中國人，我雖不認識他，在舉目無親的旅途中相遇了，却有無限的快愉。走了十餘分

鐘，就有巴西蔭散步道 Proenade des Bastions，日內瓦大
學就在旁邊，校舍成H形，中間是辦事處及講堂，左邊是
博物館，右邊則為圖書館，我進去參觀了，一切總是大同
小異，不足記述，祇有一點值得報告的，就是大門上面的
題詞，詳細我記不得，而且刻得不清楚，又很高，我的視
線也夠不及；它的大意是說：

「日內瓦的民衆啊！

努力學業的深造！

奠定自由的基礎！」

我反覆讀了幾遍，不禁感慨系之，徘徊不去；穿過了
林蔭步道，在大學的正對面，有一個改造紀念碑—Wonne
nhde la Reformation 這一個紀念碑的式樣很特致，和一堵牆
壁一樣，牆下便是水，像一條小溪。牆上刻了英，美，法
，德諸國宗教革命或政治改造時章約的條文，如英 The
Bill of Right；—The Mayflower Compact；Poldawer Edikt；
還有法文及拉丁文的，刻得不清楚，我沒有看明白，現在
更記不清楚了，還有十個偉大的石像，直立在牆壁上，中
間四個；兩旁各三個，中間的是，

左面的是：

Colvin.

Farel

Boze

Knox

Boosroy

Cronwell

Roger Wjelom

右邊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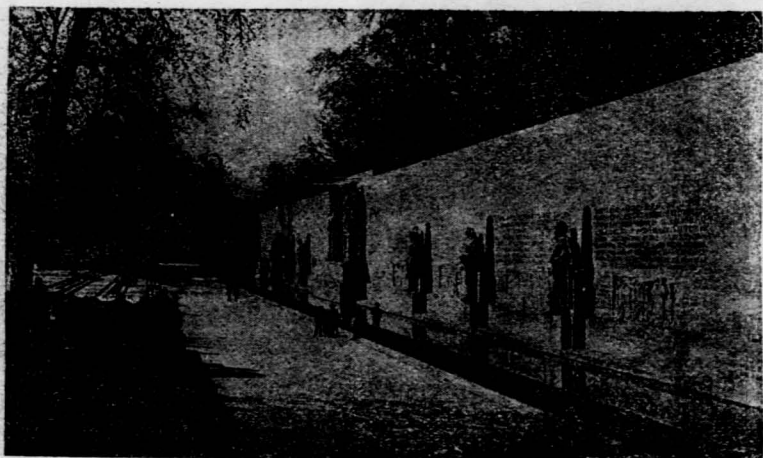
Cologney

Guillanve le fawsturn

Fred, Guillaume le Grand Ellectur

我看了日內瓦大學門口的題詞，以及這一個改造紀念
碑，就領會到瑞士崇尚自由的精神。瑞士雖一極小的國家
，民族又復複雜不堪，而她的政治，在世界上却要算首屈
一指，這豈一朝一夕之故呢？

在日內瓦一天，我所得到的印像，就是瑞士人的和藹
而有禮貌。無論是警察，是商民，是路人，是車站上的雇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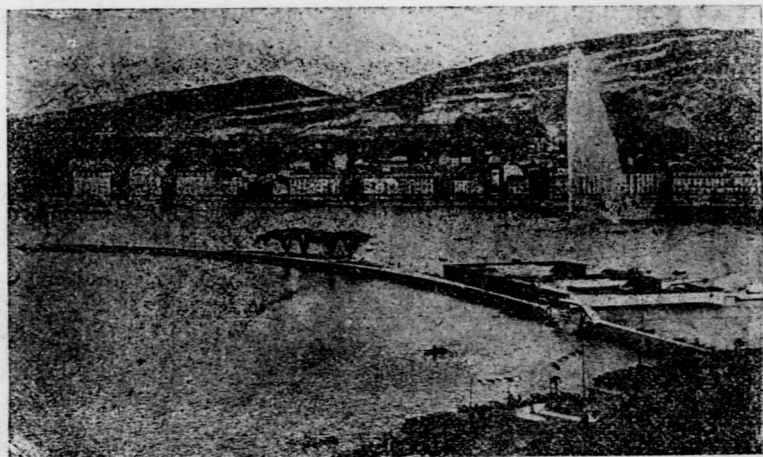


改 造 碑

，都好像特別對我客氣。尤其是在一家糖果麵包店裏，我只買了二十個生了的東西，店主的態度和舉動待我如一個大顧客一樣。她把我二十生了的東西，用很好的紙袋謹慎的包起，還替我繫上了一條線，臨走的時候，還走到外面來替我開門，十分親熱而誠摯的說：「先生，晚安！」他們這樣的和藹而有禮貌，足以想見他們民族的精神，以及社會教育的根柢！

夕陽西下了，湖邊上的遊人，漸漸的稀少，漸漸的不見了。大概是回到他們甜蜜的家庭，或是回到宮殿式的旅館去晚餐了，我却獨自跑到一個人跡罕至的湖濱坐下，一面嚼着我乾燥的麵包和Fronage，解決我的晚餐問題；一面則舉目四顧，欣賞日內瓦湖的晚景。此時月已東上，湖邊的電燈十分輝煌，湖山的景色，仍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祇是別是一種幽靜淒涼的意義，更引起我對月的憂思與感嘆！如此良宵，如此名聞全球的日內瓦湖上的良宵啊！我真是把它辜負太甚了！

夜寒露重，椅背上溼得如雨一樣，我的外套上也有些潮溼。我獨自安慰着說：「秋氣多厲，不要着涼了，海外



痕 遊 湖 名

的遊子啊，你要隨時隨地自己珍重。不要在露天下苦思了。
 』我便立起身來和日內瓦湖告別，慢慢的走向車站去，
 猶沿着湖邊，戀戀不捨，心中只是想着：『可愛的日內瓦
 啊，我雖與你祇有一日的交情，却不知何時再和你重逢！
 』一輪明月（時正月半），照耀於湖波之上，靜悄悄的祇是
 對我無語有情！

在八點半鐘的時候，我的車便向着馬賽開行。

（第一章完全篇未完）